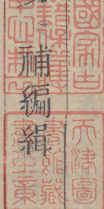




畫禪室隨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長洲楊



吳趨陳王賓校訂

畫訣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鉄  
山似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  
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  
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禪室隨筆卷二

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  
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  
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郭  
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  
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縣解  
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

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遊丘壑閒矣  
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  
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  
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  
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輦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

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  
遠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  
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元范寬郭熙趙大年  
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  
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  
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  
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

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  
少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  
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  
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冊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  
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  
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實者各段中用  
筆之詳畧也有詳處必要有畧處實虛互用  
疎則不淡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  
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  
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  
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摺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  
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徃而不

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秘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树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止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

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淡邃橋  
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  
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  
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馮黜  
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  
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  
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叅合則是高手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識畫豈有  
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  
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  
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叅之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  
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  
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  
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

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嗥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閒出乃見蒼古樹雖檜栢楊柳椿槐要得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叅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葉之妙在樹頭圓鋪處

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  
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  
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  
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  
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多要之取勢爲主吾  
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

其向背俯仰至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  
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  
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  
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  
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  
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  
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



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

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  
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源

吾家有董元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  
筆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  
者畫甚奇名則詔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  
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  
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

書畫卷之三

九

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  
骨力之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  
巨李范三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  
當爲第一

高彥敬尚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冰氏父子乃  
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

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淡得荆關遺意  
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  
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真伯仲不  
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丘有  
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  
自不可盡其伎倆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  
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  
文敏恐非偶也

余藏北苑一卷諦審之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  
有漁人市網漉魚者乃瀟湘圖也蓋取洞庭  
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余亦嘗遊  
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而是時方  
見李伯時瀟湘卷曾效之作一小幅今見北  
苑乃知伯時雖名宗所乏蒼莽之氣耳

石田春山欲雨圖卷向藏王元美家今歸余處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余  
定以爲五代人筆

王右丞畫余從樵李項氏見鈞雪圖盈尺而已  
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局春者最  
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丘而高簡  
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  
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欵枕秋  
風鴈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  
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  
桃源矣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  
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  
民今藏余家嘗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  
漁隱蓋是趙丞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  
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書上

作桃源人以應畫識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公醇在吳門韓宗伯家  
其子逢禧攜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  
巨川告即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  
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  
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項又新家趙千里四大幀千里二字金書余與  
仲禮諦審之乃顏秋月筆也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  
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文敏洞庭兩山二十幅各題以騷語四句全  
學董源爲予家所藏

郭忠恕越王宮殿向爲嚴分宜物後籍沒朱節  
庵國公以折俸得之流傳至余處其長有三  
尺餘皆沒骨山也余細檢乃畫錢鏐越王宮  
非勾踐也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大青綠全  
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吳琚晉陵人書學米南宮可以奪真今北固天  
下第一江山題榜是其跡也所著有雲壑集  
余在京師見宋人挂幅絕類南宮但有雲壑  
印遂定爲琚筆題尾數行使琚不泯沒也

仲醇絕好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余爲寫

雲林山景一幅歸之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

木形骸絕似稽叔夜近代唯懶瓚得其半耳  
云云政是識韵人了不可得

余長安時寄仲醇書云所欲學者荆關董巨李  
成此五家畫尤少真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鑒  
兄等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書  
成與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  
岳獨行畫史也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余借

觀有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  
舉真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  
圖中松針石脉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  
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軻川者自  
余始

余家所藏北苑畫有瀟湘圖商人圖秋山行旅  
圖又二圖不著其名一從白下徐國公家購  
之一則金吾鄭君與余傳古懸北苑於堂中  
兼以倪黃諸蹟無復於北苑著眼者政自不  
知元人來處耳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  
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  
德麟之邱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  
細楷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  
後者

余買龔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

其卷約有二三丈後有周密林希逸跋貫道負茶癖葉少蘊常薦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林見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遙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李大將軍之派非吾曹易學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可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



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閒然知言哉

元季諸君子畫惟兩派一爲董元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元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輩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未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  
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  
殆似復生此言大可意會蓋臨摹最易神氣  
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  
學北苑元章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  
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林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

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是稱米家山溪可笑  
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  
後人護短逕路耶

荆浩河南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  
門頗得趨向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  
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  
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  
一家之體故關同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

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米家山謂之士夫畫元人有畫論一卷專辨米海岳高房山異同余頗有慨其語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峰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衲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

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便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蒲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日

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若溪居用筆頗濃而皴散分曉疑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予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巘萬壑中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  
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  
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  
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  
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  
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  
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

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  
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  
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  
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  
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  
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  
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

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驪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丞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固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

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錢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特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苦浙派日就漸滅不當以甜邪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  
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  
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  
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  
其人徃徃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  
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  
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

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  
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  
庭耳

余少學子久山水中復去而爲宋人畫今閒一  
倣子久亦差近之

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  
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  
元鎮在前爲我護短不者百喙莫解矣

董北苑瀟湘圖 江貫道江居圖 趙大年夏

山圖 黃大癡富春山圖 董北苑征商圖

雲山圖 秋山行旅圖 郭忠恕輞川招

隱圖 范寬雪山圖 輞川山居圖 趙子

昂洞庭二圖 高山流水圖 李營丘着色

山圖 米元章雲山圖 巨然山水圖 李

將軍蜀江圖 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 宋

元人冊葉十八幅

畫譜卷三

三

右俱吾齋神交師友每有所如攜以自隨

則米家書畫船不足羨矣

題自畫

做米畫題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

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迹殆如刻畫

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又一

變耳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仿



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倣煙江疊嶂圖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語特  
奇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  
三本不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  
摹本在人閒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  
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  
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  
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  
火已歸天上晉卿迹遂同廣陵散矣今爲想  
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臨秋景  
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倣米家雲山圖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  
勢米家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  
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驢董欲自成一

家不得隨人棄取故也因爲此圖及之

題畫贈徐道寅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  
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  
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  
書真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雲煙  
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  
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  
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風規  
於百一乎

題畫贈陳眉公

予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暎發蕩滌  
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  
垂堂之戒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  
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予之遊構李  
也爲圖崑山讀書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

仿巨然筆意以志予慕余亦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題董北苑畫

朔旦至金閨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烟變滅草木鬱葱真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淡得其意余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做惠崇題

惠崇巨然皆高僧逃畫禪者惠以艷冶巨然平淡各有入而巨然超矣因做惠崇及之

題畫

老鶴眠塔初露下高梧蒲地忽霜黃余曾作此景以貽仲醇清臣復強余爲之覺與前幅較勝一籌耳

題自畫小景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元

巨然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  
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陳道醇有宋刻書苑攜至煙雨樓予讀次輒有  
省畫法爲寫癡翁筆意

此畫余做大癡得無余亦癡絕否  
臨巨然畫題右

畫室隱筆卷二

三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  
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  
掃二圖厥明以示客客曰君叅巨然禪幾於  
一宿覺矣

做三趙畫題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  
圖今年長至項晦甫以子昂鵲華秋色卷見  
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

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題張清臣集扇而冊

余所畫扇頭小景無慮百數皆一時酬應之筆  
趙子輩亦有仿爲之者往往亂真清臣此冊  
結集多種皆出余手且或有善者足供吟賞  
人人如此具眼余可不辨矣

題鶴林春社圖贈唐公有

家有獨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弓自去

畫龍呈臨筆卷二

完

自來莫期梁燕已乃於君公之牆復躡羽人  
之跡整翮返駕引吭長鳴似淡惜別之情都  
作思歸之曲嗚呼雀羅閒若鷗盟眇然顧此  
仙禽真吾德友驚蓬超忽仍聯支遁之交珠  
樹玲瓏不遂浮丘之路雖云合有冥效亦由  
去無退心自此可以斲遊萬里等狎鷄羣守  
養千齡無虞鳥散者矣欲志黃庭之報遂寫  
青田之真載綴短章用存嘉話

題橫雲秋霽圖與朱敬韜

此仿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  
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  
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閒物去之轉遠乃由  
絕似耳橫雲山吾郡名勝本陸士龍故居今  
敬韜構草舍其下敬韜韻致書畫皆類倪高  
士故余用倪法作圖贈之

書小赤壁并題

畫補筆蹟卷二

无

吾郡九峯之閒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  
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  
倍之山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鹵莽如  
是因畫赤壁一正向來之謬然予以是并疑  
吾郡有小崑山未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  
得鑿空遊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須多遜也

雲海三神山圖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

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  
吳興寫雪茗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  
蓬閭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雲林圖

元季四大家獨倪雲林品格尤超蚤年學董元  
晚乃自成一家以簡淡爲之余嘗見其自題  
獅子林圖曰此卷淡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諸  
人所夢見也其高自標許如此豈意三百年  
後有余旦暮遇之乎

濠梁秋思圖

城隅綠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雲吾郡龍潭  
夜泛身在太白詩中不作柴桑濠濮閒想語  
矣

煙江疊嶂圖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  
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即米畫

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  
寫楚山

題天池石壁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黃子  
久天池圖皆贗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第石壁  
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  
曰今日遇吾師耳

幽亭秀木圖

畫齋藏筆卷二

三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  
註脚曰亭下無俗物爲之幽木不臃腫經霜  
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  
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疑寒亦  
自堪對

孤煙遠村圖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於畫  
道不能得此語米元暉猶謂右丞畫如刻畫



故余以米家山寫其詩

倣叔明畫題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題畫贈俞君寶

畫齋筆卷三

三

俞君寶將遊武夷索余此圖若有好事者能爲君寶生兩翼便以贈之畫在余腕不至如子瞻斷臂也

臨郭恕先畫并題

輞川招隱圖爲郭恕先筆余得之長安周生今年復於吳門見郭河陽臨本乃易雪景爲設色山矣河陽筆力已自小減矧余野戰之師何敢言奪趙職耶

寫寒林遠岫圖并題

昔人評王右丞畫以爲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  
思縱橫參乎造化余未之見也往在京華聞  
馮開之得一圖於金陵走使緘書借觀既至  
凡三薰三沐乃長跼開卷經歲開之復索還  
一似漁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誤悵久之不  
知何時重得路也因想像爲寒林遠岫圖世  
有見右丞畫者或不至河漢

題秋林圖

畫譜筆卷三

三

畫秋景惟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遠行登山  
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多  
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  
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  
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  
及之

跋仲方雲卿畫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  
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趣  
筌恐其軋已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閭立  
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  
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  
方專門名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  
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日以神  
逸乃仲方向余歛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

詩詞相標譽者俯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右  
人耳

題畫贈朱敬輅

宋廸侍郎燕肅尚書馬和之米元暉皆禮部侍  
郎此宋時士大夫之能畫者元時惟趙文敏  
高彥敬餘皆隱於山林稱逸士今世所傳戴  
沈文仇頗近勝國窮而後工不獨詩道矣予  
有意爲簪裾樹幟然還山以來稍有爛熳天

真似得丘壑之助者因知時代使然不似宋世士大夫之昌其畫也因作秋山圖識之

楚中題畫寄眉公

武陵公署正午日檢宋人事因寫圖而系以詩  
武陵爲五溪馬伏波所謂五溪何毒滂鳥飛  
不渡獸不敢侵者今至笛聲悲怨計余去故  
國五千里矣頗憶作少遊何能聽車生耳哉  
此詩此畫於余情有當也

題谿山別業畫

白義陽至大石天池山水閒探歷閱兩月都未  
曾作畫今日目青初佳梁谿有客攜巨然圖  
見示乘興爲此吳絹如水恨手澁不稱耳

自作小幀因題

倪黃合作予所見三幀獨楊太守家藏爲最特  
爲傲之

題畫贈君策

余旣爲君策作畸墅詩復作此補圖然畫中剗水殘山不能畫畸墅之勝命之曰廬山讀書圖云

題山庄清夏圖

小庄清夏三臥而起檢所藏法書名畫鑒閱一過極人閒清曠之樂作此圖以記事

做趙令穰村居圖

壬寅六月七日過嘉興魚江中寫所見之景却

畫室隨筆卷二

三

似重遊也

題做巨然筆

元正十九日爲余攬揆之辰海上客攜巨然松亭雲岫圖見示真快心洞目之觀戲爲做此松岡遠岫爲何司理題

右丞田園樂有萋萋芳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余採其意爲此圖贈士抑兄亦聞士抑有高臥不出超然人外之意不媿右丞此語耳

又題晴嵐蕭寺

此圖爲仲醇作今入士抑手仲醇曰弟子失之  
先生得之亦復何憾余曰陳仲子失之何第  
五得之不亦風流勝會乎因題數語以識歲  
月

做大癡畫贈朱敬韜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後恰好百四十年  
翻身出世作怪此沈啓南自題畫余謬書之

必有見而大笑之者壬子十月二十四日

江山秋思圖

杜樊川詩時堪入畫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  
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  
樓陸瑾趙千里皆圖之余家有吳興小冊故  
臨於此

題畫贈何士抑

士抑兄每望余不爲作畫所得余幅輒贖者余

以行役久廢此道檢笥中舊時黠染三尺山  
自武夷寄之

評舊畫

題曹雲西畫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  
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頴頑  
並重曹本師馮覲郭熙此幅則倣巨然尤異  
平時之作藏此以存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  
乃有絕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  
美也

題沈石田臨倪畫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  
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  
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興趣耳  
獨此幀蕭散秀潤最爲逼真亦平生得意筆  
也

題沈啓南畫冊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  
勘書圖學李昇金盤鶉鶴學周昉皆有奪藍  
之手我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  
勝山水間有本色然皆真虎也

題孫漢陽畫石卷

唐李德裕採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誠后  
昆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  
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  
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  
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  
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題顧仲方山水冊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  
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  
大都世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



曹弗興魏協輩妙迹永絕獨名稱至今則于  
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  
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卽不擅國能而有  
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  
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畫初學馬文璧後  
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  
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

題周山人畫

畫譜卷之三

學

余少喜繪業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  
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禪僧作宣  
律師耳此冊櫛李周逸之所勒欲與閣帖共  
傳其志良若解脫禪固無藉此然學欲望見  
古人門庭蹊逕斯亦渡河寶筏珍重珍重

題趙文敏畫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子嘗畫馬  
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

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題畫牡丹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  
便有羣芳競妬其亦自絕

題伯玉畫冊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  
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  
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

畫齋筆卷二

四

裝亦文沈之贖馥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  
種自超可謂剗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  
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  
爾有得吾友某某特好之

題濟川圖卷後

邑侯濟川沈公以循良爲江南魁冕鳴琴之暇  
好獎進文學知名士於是某某以感德殉知  
之意屬郡中名手共繪濟川圖贈侯余轉觀

之近於唐人所賦南川秔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者而青雀淩波與海鷗相狎則清溪之政似之圖名濟川以此若余當於侯應召時寫乘長風破萬里浪語爲濟川境也某志之

題孫漢陽卷

右錄米元章一帖觀此知米薛相易事誠有之  
鉄圍叢譚或傳訛耳然余又於宋光祿家得  
米元章所畫研山雲根雪浪直鑿混沌吾鄉  
雪居先生又圖爲卷可與元章競爽余將以  
米畫贈之惟欲易東臯草堂前一片煙霞便  
意足也

題漁樂圖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  
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  
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

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莩間  
習知漁釣之趣故也

題畫南陵水西詩意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逃捕舫子上畫杜樊川  
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過客竊  
去乃共嘆惋予會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  
吾家有趙榮祿做趙伯駒小幀畫妙絕聞一  
摹之殊愧不似今予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  
可知矣

題畫

七夕泊舟吳閶張慕江以畫售於余有梅花道  
人大軸做巨然水墨淋漓雲煙吞吐與巨然  
不復甲乙又高克恭雲山秋霽與謝伯誠學  
董源廬山觀瀑圖皆奇筆也

題莫秋水畫

莫廷韓爲宋光祿作此圖在已邨之秋時余同

觀咄咄稱賞今已二十年事矣仲文愛之護  
惜特甚自蘇過松周檢襲藏備至不忍轉入  
它氏手亦交誼也

題朱雲來圖

敬韶作米虎兒墨戲不減高尚書閱此欲焚吾

硯

題倪雲林畫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

畫齋畫卷

畫

有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  
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  
之上

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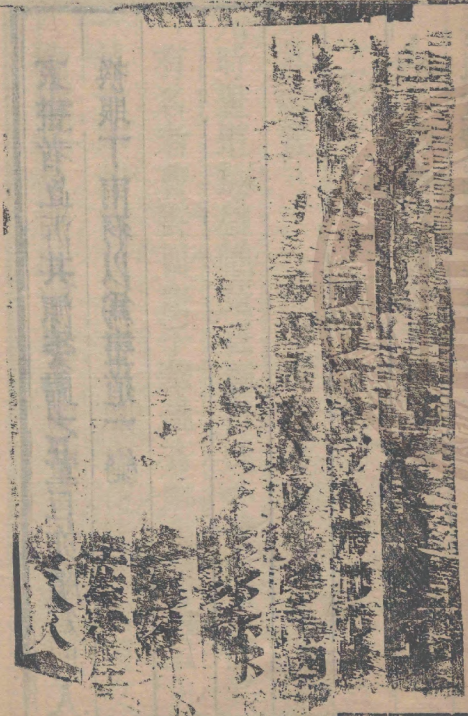
元時畫道最盛惟董巨獨行此外皆宗郭熙其  
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  
其十不能當黃倪一蓋風尚使然亦由趙文  
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余非不好元季四

家畫者直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  
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畫祖室隨筆卷二終

畫祖室隨筆卷二

望



畫禪室隨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長洲楊 補編緝

吳趨陳王賓校訂

記事

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  
李成多宋元人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  
人之逃名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勁於黃  
庭像贊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  
主人迫欲朱提力不能有遂落賈人手如羨  
人爲沙叱利擁去矣更償之二百金竟靳固  
不出登舟作數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尚可  
摹擬遂書此論亦十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  
落予手未必追想若此也

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俊  
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

輩能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宋子京讀莊子至  
此遂欲沾巾子北上泊寒山爲送別諸君子  
拈之

鬪鶴鳴江南有此戲皆在籠中近有吳門人始  
開籠於屋除中相鬪彌日復入籠飲豕亦太  
平清事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

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  
乘不繫之舟壺觴對飲翰墨閒作吳苑醉真  
娘之墓荆蠻尋嬾瓚之踪固以胸吞具區目  
瞪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旣悟炊梁  
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唯求羊  
是羣出則千峯萬峯與汗漫爲侶茲予兩人  
敦此夙好耳

余遊閩中遇異人談攝生奇訣在讀黃庭內篇



夜觀五藏神知其虛實以爲補瀉蓋道藏所  
不傳然須斷葷酒與溫柔鄉則可受持至今  
媿其語也

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於其家園園卽文恪所  
投老唐子畏郝元敬諸公爲之點綴者是日  
出其先世所藏名畫有趙千里後赤壁賦一  
軸趙文敏落花遊魚圖谿山仙館圖又老米  
雲山倪雲林漁莊秋霽梅道人漁家樂手卷  
李成雲林卷皆希代寶也

余持節楚藩歸會晚泊祭風臺卽周郎赤壁在  
嘉魚縣南七十里兩過輒有箭鏃於沙渚閒  
出里人拾鏃視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  
時毒藥所造耳子瞻賦赤壁在黃州非古赤  
壁也

壬辰五月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  
請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

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余頃驅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  
迴馭谷水塔上養疴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  
瘦爐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  
一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  
一牀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硯既兩窗靜閱吳  
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遂爲寫迂翁筆  
意卽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

袁尚書頗無視孫女以餓縊死尚書善噉不能  
饜每市蜋爲晚食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  
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  
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  
一由此然每攜醜伎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楊尚書成在吳中負物望其家不貧而吳中人  
稱之不在袁公下以其淳謹安靜故令人無  
可閒然耳尚書過蔡經舊里曰此宋之六賊

乃居此乎以爲蔡京也所謂不讀非聖書者  
耶

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  
內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醉素  
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  
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與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見陂陲

紆複峯巒孤秀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  
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  
山也余曰齊山也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  
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者耳詢之舟人  
亦不能名但曰此上有翠微亭黃門與余一  
笑而出是日步平堤六七里皆在南湖中此  
堤之勝西湖僅可北面稱臣耳俗諺云九子  
可望不可登齊山可登不可望信然

大林寺在天池之西有西竺娑羅樹二株中宴  
坐老僧余訪之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白樂  
天詩云人閒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勝開  
必此寺也

記遊

武夷有大王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  
子騫曾會羣真於此奏人閒可哀之曲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淡樹

彫葉落衰柳依依

洞天岩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上  
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廣可容三  
凡二榻高三仞餘滴水不絕閩人未之賞也  
余創而澗索之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  
南渡以後名手詩歌五章巖下有流觴曲水  
徐令與余欽竟日頗盡此山幽致追寫此景  
以當紀遊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爲地也至  
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

余行至勝陽嶧山在望火靈烟沙殆不復有濟  
勝具是日宿縣中官舍廼以意造爲嶧山不  
必類嶧山也想當然耳曾遊嶧山者知余不  
欺人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予童子時父  
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評詩

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  
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  
之遊者不待按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  
其名矣嗟嗟澄江淨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  
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常語哉  
以其取境真也友人錢象先荆南集不盡象  
先才情之變而余嘗持節長沙自洞庭而下

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真特有  
賞會云抑余不能遊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  
遊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  
州有九岳有五者而皆被以奇音雋響余得  
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  
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  
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  
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  
士人云此晉慧遠所種自晉至今千餘年惟  
存古甃與欄楯而蓮無復種矣忽放白毫光

三日三夜此花窳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  
房余徘徊久之幸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  
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泉歸虎谿  
靜雲度鴈天輕苔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  
一事也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叅者惟當境方  
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櫓遊行其中望  
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  
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  
出櫓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  
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真人語  
千載不可復值也

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濔於子瞻曰山谷真涅槃  
堂裏禪也

頃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既盡爲區檢討用孺  
言曰總不如一句檢討請之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  
也予書此於長安僧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  
寫此詩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  
雲繁欲變秋趙千里亦圖之此皆中畫故足  
畫耳

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月昏秋色明海縣寒煙生  
里間春盡草木變雨餘池館青楚國橙橘暗

吳門烟雨愁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衆山  
遙對酒孤嶼共題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挂席樵風便開  
尊琴月孤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王江寧  
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  
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寒山晚新雁題詩小  
着行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  
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艸秋菊有佳色  
俱千古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  
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  
江心幾尺潮不見集中自是佳語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艸夢  
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  
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  
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春無涯不免噐小  
之謂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  
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  
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  
嗣宗之俊爽在法書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  
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  
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  
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  
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  
急兩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蒙  
被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  
得之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  
日病不起據枕作詩二十章言言皆樂府鼓  
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

東坡讀金陵懷古詞於壁閒知爲介甫所作嘆  
曰老狐精能許以羈怨之士終不能損價於  
論文所謂文章天下至公當其不合父不能  
諛子其論之定者雖東坡無如荆公何太白  
曰崔灑題詩在上頭東坡題廬山瀑布曰不  
與徐凝洗惡詩太白閣筆於崔灑東坡操戈  
於徐凝豈有恩怨哉

評文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  
文人冥搜內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  
家常針耳大藏教若演之有許大文字東坡  
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惟叙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  
順命自見此以寘形主法也執管者卽已遊  
於其中自不明了耳如能了之則拍拍成令  
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

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卽涸須於言盡語竭之時  
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叙荆軻刺秦王  
至秦王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  
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  
煙波

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非  
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有代當時作者之

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涸之源且如莊  
子逍遙篇鸞鳩笑大鵬須代他說曰我決起  
而飛槍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爲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鸞  
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  
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  
齊甚衆恐已降而后見辱喟然歎曰與人辨  
我寧自辨此非代乎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  
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  
日新且時馬嵬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  
妃只詞有工拙耳最后一八乃云尚是聖明  
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從來窠臼  
曹孟德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盡  
疑塚七十二已自翻矣后人又云以操之奸  
安知不慮及於是七十二塚必無真骨此又

翻也

青鳥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抅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勿得理頭勿得直脚

杜子美云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着又所謂點點滴滴兩都落在學士眼裏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左氏晉語云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却云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此是早諭教下云若其服習講貫則左右而已此是選左右以二事雜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爲文少此氣味矣

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學只以悞於平日須體

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  
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  
纔喚做解悟了得解時只在信手拈來頭頭  
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悅人  
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鷄  
木鷄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真勘得破可  
與論文如閱時義閱時令吾毛竦色動便是

他仙氣逼人處閱時似然似不然欲丟欲不  
丟欲讀又不喜讀便是他神索處故臆稿不  
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神厚  
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  
脫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剖洗磨煉至  
精光透露豈率爾而爲之哉必非初學可到  
且定一取捨取人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  
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人所已談之理取

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取其新捨其舊不廢辭却不用陳辭不越理却不用皮膚理不異格却不用卑瑣格得此思過半矣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

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無解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乘

多少伶俐漢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擔閣一生若要做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令之至虛若天空若海濶又令之極樂若會點遊春若茂叔觀蓮灑灑落落一切過去相見在相未

來相絕不呈念到大有入處便是擔當宇宙  
的人何論雕蟲末技

甚矣捨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  
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  
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  
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脩持三千相彈指了  
之舌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  
法而遽事捨法則爲不及法何士抑能盡其  
法者也故其遊戲跳躍無不是法意象有神  
規模絕迹今而後以此爭長海內海內益尊  
士抑矣

吾常謂成弘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而  
在必不爲當日之文第其一種真血脉如堪  
輿家所爲正龍有不隨時受變者其奇取之  
於機其正取之於理其致取之於情其實取  
之於事其藻取之於辭何謂辭文選是也何



謂事左史是也何謂情詩騷是也何謂理論語是也何謂機易是也易闡造化之機故半明半晦以無方爲神論語著倫常之理故明白正大以易知爲用如論語曰無適無莫何等平易易則曰見羣龍無首下語險絕矣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也如能熟讀妙悟自然出言吐氣有典有則而豪少佻舉浮俗之習淘洗到盡矣

夫士子以干祿故不能迂其途以就先民矩矱是或一說矣不曰去其太甚乎小講入題欲離欲合一口說盡難復更端不可少加虛融乎股法所貴矯健不測今一股之中更加複句轉接之痕盡露森秀之勢何來不可少加裁剪乎古文只宜暗用乃得一成語不問文勢夷險必委曲納之或汎而無當或奇而無偶不可少割愛乎每題目必有提綱旣欲運

思於題中又欲迴盼於題外若復快意直前  
爲題所縛圓動之處了不關心縱才藻燦然  
終成下格不可另着眼乎諸如此類更僕莫  
數一隅反之思過半矣

畫禪室隨筆卷之三終



畫禪室隨筆卷之四

長洲楊 補編輯

華亭董其昌著

吳趨陳王賓校訂

雜言上

以蹊徑之怪奇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  
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易高人意尤得畫髓

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畫禪室隨筆卷四

一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愛斯語凡人居處潔  
淨無塵溷則神明來宅掃地焚香蕭然清遠  
卽妄心亦自消磨古人於散亂時且整頓書  
几故自有意

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卽得訣未  
必能守之終身子初信此道已讀禪家書有  
悟入遂不復畱情有詩曰未死先教死一場  
非七真不解此語也

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嘗戲詫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常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

晉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爲篋笥辯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錄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南京有顧寶幢居士精脩淨土每言曰塵勞中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閻浮界中心行爲重皆有道者之言○寶幢

亦善畫余於焦弱侯處見之蓋師董北苑  
閻頭陀者不知其年每似六七十許人坐赤日  
中臥冰雪路吐語灑然似有得者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  
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大波羅般若經六百卷此爲經之心般若有兩  
種所謂觀照般若須文字般若中入亦觀音  
圓通所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也余書  
此經欲使觀者皆觀自在耳

般若經六百卷此爲之心猶云般若心也今以  
心經連讀失其義矣般若有三有觀照般若  
有實相般若若有文字般若文字亦能熏識趣  
無上菩提故書此流布世間使展卷者信受  
誦讀種善知見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變也  
士君子貴多讀異書多見異人然非曰宗一先  
生之言索隱行怪爲也村農野叟身有至行

便是異人方言里語心所了悟便是異書在  
吾輩自有超識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艸翎毛世所  
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畧濃淡生態  
逼真然聊復自娛不復多見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  
丞雲峯石迹迥合天機筆思縱橫叅乎造化  
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畫龍筆譜卷四

四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  
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如雷聲往視之裂百餘  
丈一徑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卽堅疑氣  
味如香粳飯杜子美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  
顏色好卽此事也稽叔夜不逢石髓然已得  
爲形解仙吾輩安得必遇靈藥但此中空洞  
無塵土腸卽終日吃飯坐證真乘矣觀陳希

夷於錢若水事則急流勇退亦神仙中人也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  
也銘畧曰鑿枿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  
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  
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造不臧春朝花夕秋  
郊月塲無脛而趣無翼而翔子由亦云吾兄  
和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卽休山磐水  
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泉堪清  
穎谷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車匪舟亦  
可相攸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  
自縛屋三閒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閒有老  
嫗向之曰內翰一場富貴却都消也東坡然  
其言海外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  
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  
論故隱淪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

遠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妙法也

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然桃源閣下亦曾念之乎湖上兩峯似已興盡惟此結夢爲有情癡世有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人以其書傳蔡元

畫禪叢筆卷四

六

長書法似米南宮書以其人掩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李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嘆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墨之就試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旣用也如噉蔗窮委而不厭其漸盡也如火銷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蚕之作絲而歸於烏有



然李廷珪以久特聞豈非尤物也耶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籀之鼓千之劍斯之璽何之瓦與夫宋之陶與研皆寄於金玉上石之殊質以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閒唯墨不然以速巧之材而當必磨之用其壽乃有消金玉而鑠土石者

古之作者寂寥短章各言其體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爲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爲一

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軍岫嶺石鼓之旁出而爲鐘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爲圖卽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卽詣者盡之矣近代惟豐攷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此卷覃思念年而彙之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黎然具矣今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爲枕中之秘也夫

有客謂余曰公贖書滿海內世無照魔鏡誰爲  
公辨黎丘余曰宋時李營丘畫絕少真跡人  
欲作無李論米元章見僞者三百本真者二  
本安見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書輒令族  
子鎬摹之歲久積成六卷命之曰書種堂帖  
因爲題此

雜言下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

如大火聚四面皆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

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故道言曰一霎

火燄飛真人自出現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

以見性故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卽菩提

俠客爲知己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

假手何異於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

關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蒙之負心何異於哺

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  
一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  
也一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  
自成佛也

庶官脩名大臣捐名脩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養珠也捐名者  
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  
害獨徃獨來如龍之行兩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  
故易曰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  
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  
之勿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  
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  
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  
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艸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彩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辯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爲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自定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由孽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

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

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己甚盡法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庸醫亦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初驚而廢懲膺之策則將聽華夷之自相屠僇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

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  
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卽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  
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  
譽而重作家之相譽勝於疇人之相譽何則  
妬之厲由其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場也  
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蜉之撼無損叅  
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心如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  
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  
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  
去識

獨立不惧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  
容於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  
惟溫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  
也具此兩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

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鉞之利自竺典中  
來襟字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爲縱橫之學  
者洛黨之謬談也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瘳  
惡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劍南雍慎言當無  
一語傷時而羿莽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  
者之爲塗毒鼓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視之隱然敵

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罪過比于  
露坐科頭者祇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畏友  
也其爲文做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  
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  
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顧不無遜席  
焉亦得坡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  
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爲不祥  
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興嗟焉

豈知五百年後小殘片玉盡享連城如侍御  
楊公哀成此帙也耶山谷嘗爲子弟言士生  
於世可百不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爲不祥  
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人不俗  
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楚中隨筆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煙

欲出其狀若此此卷子從項晦伯購之攜以  
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濶長  
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  
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米卷爲剩物矣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  
墨瀋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  
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謂於瀟湘得畫景其次

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嶽圖亦在余  
行笈中元暉未常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  
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  
但不知雲物何心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  
江上諸名山所憑空濶四天無遮得窮其朝  
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山淡解故論  
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閒靜無  
他好縈故耶

余所居學使者官署正接遼王廢宮往見彈事  
有云故相張謀廢遼王以廣第宅今按府志  
遼藩之廢在江陵未相時而廢宮與江陵官  
沒入廢宅相去遠甚人言其可信哉若將史  
筆爲真事恐有無窮受屈人皆此類也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  
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爲三絕碑曰元漫郎頌  
顏平原書并祁陽石爲三殊可嗤恨石何足



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爲三絕耳因題  
詩令守鑄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  
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飛烟  
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  
碑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  
臣折釵黃絹森光恠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  
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  
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子瞻飽喫惠州飯涪  
翁夜上浯谿臺杖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  
還留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嗽湘流莫饒舌  
水元暉楚山清曉圖謂楚中宜取湖天空濶之  
境余行洞庭良然然以簡書刺促翰墨都廢  
未嘗成一圖也而有以盤礴詆余者余爲詩  
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能除莫將  
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蓋山中題畫  
聊以解嘲云頃楚文學張子見訪言彼其之

子爲屈軼所指非直相霞罪過余口古二絕  
示之云蓬牕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  
楚畹衆香都好在天階瑞草不曾雕又來雁  
霜天楚客歸野情祇授薜蘿衣只今白社酬  
裴迪絕勝朱門薦陸機今年穀日行三山道  
中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且題於後  
曰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豈昌黎所云吾文  
自謂太好人必大笑之耶覺而心異之厥明

聞已在彈事中時陳中丞遺書相說謂不知  
復詆何語予答之曰昔年以盤礴達聰聽唯  
作書未及今之罪案當在此耳已而果然昔  
管寧渡海風濤大作舟人請各通罪過寧曰  
吾嘗三朝露坐一朝科頭平生罪過其在斯  
乎予何敢望勿安而以書畫見詆此爲幸矣  
宋時蘇黃書雖收藏之家輒抵罪何止及身  
此又非予幸中之幸耶因題六圖曰枕漱閑

歎而系之以此庚子四月之望

禪說

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卽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

晉魏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真心在運尚可想六時不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余始叅竹篋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杳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簷然有省自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

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卽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未發氣象旣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

予徵此義瞿著語云沒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叅向句無前後偈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卽憨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爲禪悅之

會時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伯修竟猶溟滓余語也

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略披數語卽評可莫逆以爲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脩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死上用不着遂純題念佛往生經云人死聞一佛名號皆可解脫諸苦伯修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邇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徃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閭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第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

請到家罷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  
余爲西湖之會有云兄勿以此會爲易暮年  
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  
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閒余時爲諸生與會於積慶  
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爲思大禪  
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  
淡於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

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叅究宗乘復得  
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畱長安余以書  
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雲水東南接  
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  
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  
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  
恩有以也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言利瑪竇

一年五十餘日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未來今吾教中亦云六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寓言解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惜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爲時使者

帝網重珠徧剎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三叅鈍置人此余讀華嚴合論偈也當念二字卽永嘉所云不離當念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須覲面一回始得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此圓覺契緊語然離妄無真真該妄未妄徹真原斬頭覓活無有是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

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  
撒石頭箇是學人真榜樣閨中兒女漫悠悠  
古德謂閨閣中物捨不得卽是禪病閨閣中  
物捨得卽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  
拳服膺便是碍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永  
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  
土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  
淨土皆以妄想爲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  
皚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  
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師心投安養  
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高於諸聖唯心地與佛不  
殊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  
中唯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  
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足目皆具是爲  
圓脩不得以脩與悟作兩重案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  
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  
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  
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  
等觀察所作智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  
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畫禪室隨筆卷四終



